

# 翥影桐风

门朱斌



清明时节，乍暖还寒，山坳里的桐花紫紫白白地开了，一蓬蓬叠着，一串串垂着，随风摇曳。泡桐的树干直而圆，撑起繁花满枝的树冠。这是由铜陵钟鸣镇东行数里许的狮子山。山之西麓，有古刹名为下清凉寺，寺旧址旁有桂花树，日光出来，花木灿然。其西侧的绿树翠竹中，一圆形麻石叠砌坟冢坐北朝南，青藤覆其上，碑刻“宋贤陈翥之墓”六字，静静地立在岁月里，这便是北宋时种桐人陈翥之墓。据清乾隆《铜陵县志》载，下清凉寺始建于宋嘉定二年，原为陈翥家族看管祖业的庵堂，现已于旧址处重新修建新寺——而那桐花绽放的山坳便是陈翥当年种植泡桐之地。也许陈翥就是一棵冠带峨峨、身姿挺拔的桐树，站在北宋的一场未尽的花事里。

陈翥，北宋文学家，生于安徽铜陵狮子山下。他曾有跻身科举的热望，奈何屡试不第，又遭沉疴十载，于四十岁时甘为布衣，于此地种植泡桐。那是庆历八年冬天，欧阳修在京城主持的庆历新政半途而废，朝堂之上暗流涌动。陈翥于乡野治田数亩，

欲栽种桐树和翠竹。有乡人劝他说：“栽种桐树和竹子，不如栽种桑树。桑树一年长一次叶子，用桑叶换钱来购买桐树苗和竹子苗，收益能有好几倍呢。桐树和竹子哪是维持生计之事呀？”陈翥沉默了，终是在山田之上遍植桐竹。他自道：“我虽是平民百姓，孤苦又不得志，但心中也有自己的喜好。竹历寒而不凋，秉坚贞之操。桐顺时而荣枯，合天地之道。待他日桐荫蔽日、竹影婆娑时，我会邀请好友们坐在石凳上，一起谈诗书、论古今，让后世之人知道我虽然没有依靠种植桑树发家致富之能，却有虚心等待凤凰降临的心意。”——此事见于陈翥《西山桐竹志》，可见其清雅之志。

此后，陈翥隐居乡间，荷锄山丘，与桐相伴，以“吾有西山桐”的吟哦声，留下了《西山桐十咏》。在他的诗中：桐树从山野移植而来，初始树苗尚小，叶片尚未完全展开，但他对它充满着期许：他以篱间凡雀与传说中的祥瑞鸾鹤对比，期待桐树能吸引高贵之物，长成大树后，或为栋梁之材，或为楹桷之料，无论大小各尽其用（《桐栽》）；桐树之根在灼灼桃李之间自在扎下，上承云雾之润，下吸泉源之甘，盘根错节，生长之际推动土壤隆起，一寸寸地涌动着坚韧的力

量，而这便是成为栋梁之材的根基（《桐根》）；桐花清丽，“白者含秀色，紫如凝瑶华。紫者吐芳英，烂若舒朝霞”。可世俗之人多逐丹药功利，竟对这般天然秀色视而不见，徒留浮华（《桐花》）；桐叶繁如翠幕，色若青圭，风摇时轻摆，雨落时静承，藏尽柔韧与谦逊。此叶虽能容纳凡鸟筑巢，但他更愿那可为仪凤提供栖息之地（《桐叶》）；桐果如同乳头般圆润饱满，藏于绿叶之中，吸引翠鸟前来筑巢。这种果实外皮光滑，内里种子繁多，在阳光照耀下逐渐变轻，而在雨水浸润后又变得沉重起来。霜降后果实开裂，种子随风飘散，在传播着生命（《桐乳》）；而风中的桐树，细小的枝叶在轻轻晃动，细密的树叶形成斑驳阴影。风穿过枝叶间，发出“沙沙”的声响，如同琴弦奏出美妙的旋律。他不愿听到孤独的天鹅的哀号，而希望听到凤凰栖枝时的吟唱（《桐凤》）；而桐枝之上，桐树笔直挺拔、规整有序，月光漫过、花影叠着、晨露沾过、落日映着，在晨昏四时里每一刻都透着清幽静谧（《桐径》）；桐树枝条柔软交错，叶片繁茂生长，会形成疏影横斜的树荫。日午时分树影重叠，风摇叶动，光影如帘帘轻展、云霞流转。他闲

适地坐在桐荫里，忘却孤独，自得悠然（《桐阴》）……诗中，陈翥多将桐木作为制作琴瑟之材，“况有奇材，足任雅琴用。中含太古音，可奏清风颂”（《桐孙》）。这种用桐材制作的雅琴，承载着太古清音，藏着对清雅人生的追求。他还将桐树与“凤栖高枝”相系，“不能容燕雀，只许栖鸾凤”（《桐孙》）——陈翥的咏桐诗，融合了自然之美、人格象征与人生哲理，借桐树表达对世俗名利的超脱，以及对高洁雅致和闲适宁静的追求。

泡桐影里，风过流年。陈翥种下的桐树“凡数百株”，郁郁成林。他在那风穿叶隙的光影里，于北宋皇祐年间撰成《桐谱》书稿约1.6万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桐树科学著作，李时珍《本草纲目》、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曾据此参述，后被美国《经济植物》杂志（1961年第一期）引述。陈翥之名便随着这桐影的婆娑，站在了中国林学史的森林里。

如今的狮子山下，陈翥在枕山听风。泡桐依旧枝头缀满花序。这里的国有林场泡桐种质资源库，已成为全国唯一的泡桐属国家级资源库。桐树挺立千年，分不知哪棵来自北宋。



草原之春

仇笑平 摄

## 痒痒的季节 (外一首)

王钢洪

四月 这个痒痒的季节  
十分亲近人情  
阳光脆响  
草木醒来

暖风如波漾漾浮动  
串缀起繁茂的节气  
世间的一切  
都在期待中骚动

啾啾有声有色的阳光  
一瞬间点燃  
跨季的胭脂飞红  
时光将把我们  
镀金的欲望运往哪儿

而我真正要想表述的  
绝非仅仅花与草  
你一定会知道

光阴链

白天  
夜晚  
白天为夜晚的诞生  
而白天  
夜晚为白天的莅临  
而夜晚

日月星辰  
江河湖海  
节气轮转  
沧桑更迭

世间的一切  
都在光阴链上  
循环置换  
互为序章  
或终曲

## 春天的影子

章铜胜

春天有影子吗？当然有。春天的影子，是花的影子，叶的影子，风和雨的影子，山和水的影子，也是殷勤探望春天的人的影子。

花的影子，在春天是最常见的一种影子。一种花开了，便引来众人的围观，人们用图片，或是文字来传递花的讯息，也记录下那些花开的影子。花的影子，何其荣幸，但花的影子，又当得起这样的宠爱，它们是宠不坏的，越宠越开得恣意，它们是：杏花春雨，是江南诗意的花影，它的身后，适宜一座深深的青砖黛瓦的老宅，在细细的雨里。桃花朵朵，该在山下的一湾清溪边，数枝桃花红艳，映水而开，在暖阳下热闹，在水里清静，便极尽春之妩媚了。樱花的纷繁，总感觉有些不确定的清冷，花虽繁，终是经不起一场风雨，数日暖阳。牡丹盛开，好像世界忽然间就安静了，只等着它们花开，也只等着它们在春天里高调喧哗了。茶靡有些谨慎，花事了，是在为春天的花影作着总结，总也说不完，总也说不好，它想为春天的花影留下余念，也留下余味，只是还没等它絮叨完呢，一转身便是夏天了。

我们习惯了看阳光下，春天新叶的影子，那些新叶的新绿淡黄是可人的，是能让人心融化的。直到我发现，可以从另一种角度去看它们，就是逆着光去看它们的时候，我才觉出了那些新叶的惊艳。鸡爪槭的新叶很小，淡淡的红，叶脉清晰。逆光去看，它的细枝，如淡墨勾出的细线，墨线里暗藏一点深红，在那些规则

分布的细线尖端，伸出小小羽状叶片，呈现出透明的淡粉浅黄色，叶柄的基部，有小面鲜红的叶托，画面看上去清爽而明丽。逆着光看，紫藤的藤，是黄褐灰灰的淡墨色，是随意勾勒的几笔，叶片明黄浅黄，点缀着的几串紫藤花，是粉紫色，随意框出一个竖长的画面，便是一帧上佳的写意花卉，无须落墨便成画。春天里，每一片新叶的影子，都是一幅画，或细描的工笔，或泼彩的写意。

风和雨的影子，总是让人难以捉摸。风牵动着雨，雨有时候也很随意和任性。风雨之夕，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看着风雨不定的样子，也就没有了耐心。于是坐下来，随意地看看书，想着自己的心事，任风和雨互相晃动着彼此的影子。

山的影子，天天在变，一天一个样子。层层叠叠的绿堆涌而来，如浪，会堆会卷，层次分明；也如山，高低错落，连绵不绝。看不完山影的变，就喝水吧。春水，是活泼善动的，山间的溪流自是不用说了，即便是河里、湖水的水，也是如此。我站在湖边看水的时候，被水的涌动晃晕了眼，定了定睛再看，还是这样，湖里的山影、树影、花影被搅动、撕碎，又聚拢、晃动，如此往复。我想，不如定格那些晃动的

水面，看看它们真实的样子。我拍下那些水面的照片，把它修成黑白的模式，那些呈现的水面的波纹、那些曲线、漩涡、色块，深浅不同、大小各异，在很多张图片中，我甚至找不出一条相似的线或斑块，我被那些水迷惑了，它的影子那样善变，我怎么能抓住它呢，可它的样子，又是让我分外迷恋的，我常常站在岸边，静静地看水的影子，我希望它们也能在某一时刻，和我一样，也能稍稍安静一会儿，好让我看看我们这些在水边看着它们的人的影子吗？

前几天，我看到一张图片，是一位校长拍的。校长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见一位穿校服的少年，正站在路边的樱花树下，抬头看一树盛开的樱花，那样深情投入的样子。校长停下车，没有打扰孩子，轻轻按下了手机的拍摄键，定格了一位少年在春天里抬头看花的身影。看到照片的那一瞬间，我被那张照片圈粉了。是啊，这才是这个春天里最美的影子，一树纷繁的樱花和一位天真少年的影子，也是一位校长远远地看着这些，并悄悄拍下这一刻的身影。但愿在每一个春天里，都有这样的身影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这是春天里该有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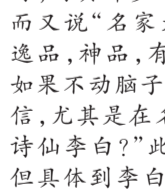
中国人待客，总少不了那一杯茶。不必是明前雀舌，也无需玉盏金瓯，只在递接的指尖流转间，便藏了主人的心意，映了彼此的情分。我记忆里的几杯茶，恰似散落时光里的星光，时隔多年想起，茶汤的温度仍能漫过心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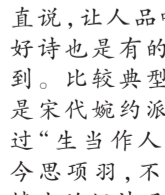
父亲的老友张伯，在巷口守着间修车铺。铺子后间支着张磨出包浆的旧木桌，桌上总摆着套粗砂茶具。每次我跟着父亲去串门，脚刚沾到铺门口的青石板，张伯的声音就从屋里飘出来：“来啦？先坐，水早烧上了！”他那只铝壶壶底积着层薄薄的水垢，却被擦得锃亮。水壶“呜呜”响时，他便从抽屉里摸出个青釉小罐——里面装的是他儿子从杭州寄来的西湖龙井。



张伯取茶从不用茶勺，总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一撮，先凑到鼻尖轻嗅，指尖的茶叶还沾着点白毫，再缓缓撒进茶壶。“明前龙井金贵，得让它好好‘呼吸’，香才透。”他常说。水开后他等水温稍降，提着壶柄绕着壶口转，看着扁平的茶芽在壶里渐渐舒展，像刚睡醒的春叶，才把第一遍茶汤倒掉——那是“润茶”。第二遍茶汤浅绿透亮，热气裹着茶香。张伯递茶时，总把杯把转到我手边，指尖避开杯口，笑着叮嘱：“慢点儿喝，别烫着。”我捧着粗砂杯，茶香混着淡淡的机油味，竟格外让人安心。那茶鲜爽清冽，就像张伯的性子，温和里带着股敞亮劲儿。



后来我在外地上学，曾去黄山室友春兰家做客。她老家院子里栽着两棵老桂花树，我们去时正赶上花期，细碎的金桂落了一地，连风里都裹着甜香。春兰的母亲迎出来时，手里还攥着块刚揉好的面团，面粉沾在袖口上，笑着往屋里让：“路上累了吧？快坐，我给你们泡一杯今年的黄山毛峰。”



春兰家的茶具是细白瓷的，杯沿描着圈浅金。她母亲从竹制茶筒里取出茶叶，芽头嫩黄绿，还沾着点山野的气息。煮水用的是紫砂壶，水开后先提着热水把盏碗里外浇了遍，待碗壁温热，才取一小撮毛峰撒进去。倒热水时她特意抬高壶身，让水流细些，眼看着茶叶在水中轻轻翻滚，嫩绿的叶芽像刚抽枝的春柳。焖半分钟掀开盖，清新的兰花香混着茶叶的鲜爽气涌出来。倒茶时，她手腕轻轻一倾，茶汤顺着杯沿滑进杯，刚好七分满——她说“茶满欺客”，这是老辈

传下的规矩。她把杯子递到我手里，茶汤澄亮得能看见杯底的细毫。喝一口，先是茶叶的鲜爽在舌尖散开，接着是兰花香慢慢漫上来，咽下后喉间留着淡淡的回甘。桌上摆着的刚蒸好的桂花糕，咬一口软糯，再嘬一口茶清甜，浑身都浸在江南的温柔里。

最难忘的，是去年回乡工作去外婆。我工作忙，隔了大半年才回去。刚进院门，就看见外婆坐在门槛上择菜，蓝布围裙沾着菜汁。她见了，手里的菜梗“啾啾”掉在地上，颤着声说：“我的娃，可算回来了！”她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走，掌心的老茧蹭得人发痒，不等我坐下，转身就往灶房跑：“我给你泡杯茉莉花茶，你小时候最爱喝的！”

外婆用的是个搪瓷杯，杯身上印的“好好学习”早就褪了色，杯口还缺了个小角——那是我当年摔的。她从樟木箱里翻出个蓝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茶叶罐。“这是春天摘的茉莉，和茶叶拌在一起晒了三回，比外面买的香得久。”外婆说着，手有点抖，抓了三次才够量，倒进杯子里，又眯着眼挑出两片碎叶。热水倒进去的瞬间，白色的茉莉花瓣在杯里浮起来，像小小的船，载着茶香飘满屋子。外婆把杯子递我时，掌心裹着杯底的温度，反复叮嘱：“小心烫，慢慢喝。”

我捧着杯子，茶汤的热气模糊了视线。这茶还是不浓不烈，裹着外婆的味道。外婆坐在我旁边，絮絮叨叨问我加班多不多、有没有按时吃饭，我一边听着，一边小口啜茶，忽然懂了：最好的茶，从来不是什么名贵品种，而是藏在茶汤里的牵挂。是张伯递茶时转过来的杯把，是春兰母亲倒得刚好七分满，是外婆挑了又挑的碎茶叶。

客来递上一杯茶，递的从来不是茶本身。是寒夜里的暖意，是久别后的亲近，是说不出口却都懂的心意。那一杯茶的温度，能穿过岁月的缝隙，留在记忆最软的地方，每次想起，心里都暖暖的。

## 李白《赠汪伦》是首好诗

吕达余



境遇及此一诗的题材、形式有关，岂可一概而论？此诗比喻取寻常事物，通俗浅近，直观形象，民歌多取此法。乡村人士唯知群山之高大，田野之广阔，河流之深浅，“近取喻”正可感其心而动其情。中国人形容情志，多用比山高比海深为喻，何谓“同类相喻，其味寡淡”？清代学者沈德潜就很欣赏此诗的这一个比喻，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据此说两者是可以相比的，但不是以物比人，而是以人比物，说潭水之深不如汪伦之情深，这样比喻尤其精妙而已。

人们喜爱此诗，除了欣赏其特别的情韵，还缘于李白礼敬下层人士。李白狂傲，世人所知，不要说令高力士为他脱靴，使杨贵妃为其捧砚，便是皇上召喚也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样一个性情高傲的人，能够礼敬一个下层官员，感其感情相邀而为之赋诗以志，我想，这也是人们喜爱此诗的一个理由吧。

如果说诗今天仅传诵于皖南泾县地区，或可说其为此诗产生地人民对此诗的偏爱，但其长期收于学校教材供学生诵读，历代唐诗选家的好诗也是有的，翻翻诗史便不难见到。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李清照，她是宋代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不也写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样直述情志的好诗吗？李白诗直露的句子也很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不都是畅快淋漓的诗句么？一首诗是否直露表达，这与诗人一向的性情、当时的遭际